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二

大學衍義補

夷類 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 度也 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流放罪人之地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巳爲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畧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度寬畧治以不治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畧也如此虞夏之世立爲五服之制內二服以治乎內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則兼治乎內與外焉既有以爲內治之具又有以爲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之外以禁

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規一定而可以守所

以爲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藩服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

之外當是之時華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周道既衰於是乎腥羶異類始入中國而與齊民錯居春秋之時有陸渾之類已居中國其後漢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禍又考賈公彥謂蕃義以其最在外為藩離故以藩為稱後世通謂夷狄為藩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評

按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為藩臣其後劉淵劉聰本為中國患魏晉之世處鮮卑羯氐於內地遂迭起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

祿山守范陽其後盡以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直至唐亡嗚呼春秋之於戎夷以列國之諸侯處於內地一與夷聚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微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雜於編民之內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專邊閫哉彼生長中華世有爵祿結爲姻婭相與聯比皆華夏之人久已忘其爲夷矣一旦無故分辨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患必須以漸而爲之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羣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

之總其類也。不使之聚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團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過十。所任之官。一寺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其漸。爲之因其機。處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漸消而自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而孔穎達謂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則是春秋之時已有戎夷居內地也所謂淮夷徐戎非若後世化外之戎夷蓋亦徐淮之間近邊之地

自昔有一種不嫻禮義之人耳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丘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臣按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

僖公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臣按中國之於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之盟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臣按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人之於突厥回紇宋人之於女眞韃靼可鑒也然則武王之於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與曰所謂庸蜀之類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布帛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五子于黃池

胡安國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胡人主會其先

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巳為長而黃池之會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靜之策失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

於越入吳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

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周公兼（并之也）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漢高祖四年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顏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臣按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豺狼也不可與共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苟吾有事借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時之意然後日之害不能保其必無也自高祖此舉之後後世

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受其害也亦多矣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微者之爲乎

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

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號縱橫中原懸隔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

臣按漢自宣帝時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匈奴于雲中兩河卒肇五胡亂華之禍於再易世二百二十五年之後嗚呼人君之處事何可不為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疆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

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夷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用之其後五胡亂華卒如所料大抵中原之地自魏以來遂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

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
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
日繁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而起自
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
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其尚爲子孫
計豫有以杜絶消弭之形謂彼既久處中國必
無後患而輕忽之哉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
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爲積弩將軍其右賢
王劉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

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乃相與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反東嬴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士卒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四年稱皇帝

臣按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爲

中國害不過侵軼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其境中自相雄長號爲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統中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其先世受漢賜姓以爲劉氏居中國歷七一朝幾二百年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眞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

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
仍請於定襄置都督府爲其節度此夏州都督竇靜
以爲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
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
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
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匈奴爲塞下全其部落順其
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突厥
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
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太宗卒
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

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按太宗從彥博議，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酋長以爲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並令渡河，返其傳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之歎。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雜處民間，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酋

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頗其用矣，然而已巳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爲虜向道者，當是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爲今日慕華歸正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非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

[illegible]淶此常伍邠多勅兵將并擬於邊衛所衛不過五百所不過五十官不許擅拔卒不許頻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之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並爲邊害薛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奬遇宮戎秩步黄門服改氈罽語集楚夏窺圖史成

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鎮有荒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鹵謂穹廬賢於城郭氊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綵麴蘗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為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由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戎之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示也）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危也頓敗也）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言其立性淳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純專固一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無故興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而已

臣按光武一詔所謂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

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與夫人不自保而欲遠事邊外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凡此皆藥石之格言

譯言寄待之禮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謂蕃國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朱申曰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

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
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
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官即周之象胥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
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
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
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其國人之黠
慧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爲一種字書其來朝貢

及有陳說辨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後知其意嚮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也我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所作經義精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受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臣按此古者蕃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臣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所謂大行令即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即王制所謂寄譯之類也考史昭帝用蘇武爲典屬國亦掌夷狄

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爲漢大鴻臚卽令鴻臚寺卿譯官卽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卽今
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之州給牒覆其人數謂之邊牒蕃州都督刺史視品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而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葢不備燕享之禮也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世乃或有用武將待之者臣竊以爲非安昔重

賞初使遼也遼人以爲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
失政而啓其輕蔑之心

臣按宋人外夷朝見皆于別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蓋朝廷之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啓其忿怨不平之心臣請自今外夷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人錫宴給賞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能無爭況人面獸心之虜哉

臣按漢武帝以外夷來降罷敝中國雖與朝貢者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爲生民擾害亦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匈奴來降請庇其葉而傷其枝臣切以爲外夷朝貢而不爲之節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今宜爲之制隨其地遠近道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所遣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至則間歲聽一入貢餘令於秦州貿易及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期限不及者不許如此則

朝廷旣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罷敝於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舘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廪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勑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禀都省下禮部看詳謹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東平、

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乎。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征討綏和之義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按此篇爲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皇皇不安之貌戎車既飭兵車整也四牡騤騤強貌載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玁狁孔熾甚也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其第四章曰玁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穫地名侵鎬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涇陽言其深入爲寇織幟同文鳥章鳥隼之章白旆旗旐央央鮮明貌元戎戎車十乘以先啓開也行道也啓行猶言發程

臣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銳之士使之開先啓行其旗旐鮮明兵甲犀利無一事之不盡善此所以爲王者之師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輊車之覆而前也如軒車之卻而後也四牡

既佶壯健貌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地名

朱熹曰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

治戎狄之法如此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于彼

新田二歲曰新田于此菑田歲畝方叔涖臨也止其車三千

師衆也干扞也之試肄習方叔率總率之止乘其四騏四騏翼

翼順序貌路車戎路有奭赤貌簟茀以竹簟為車蔽魚服鉤膺馬婁頷有

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鞗轡也革轡首也

其卒章曰蠢動而無知之貌爾蠻荊州之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

大也老克壯其猷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衆也

嘽嘽焞焞（盛也）如霆（疾）如雷（威也）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臣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爲中國患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北狄之寇見于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玁狁之征六月之師是也南有蠻荊之伐采芑之詩是也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

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

其三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評 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卽位非伐玁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至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召虎焉召公旣自疾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當

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
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
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輙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
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
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塞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

垛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

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

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擊罕（口堅反）开（青共）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

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佗負三

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

追逐虜必商（計度）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非至計也零首

爲畔它種刼散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行先

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宣帝拜許延壽爲彊弩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嘉用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折裂）瘃（寒瘡）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开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开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爲冦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

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殆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乃其時也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將羌降者萬餘人矣

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

兵事 相籌

羌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是憂邪吾固以爲守之遂上屯田奏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趙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每有四夷大議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戎有求而和之也非徒貪此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草也）居（狄人逐水草而居）貴貨易（轉也）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與疲同）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
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
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
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陀書曰朕高皇帝側室
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
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
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
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

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與無同）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臣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與兵擊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而曲在我可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况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爲長久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爲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來獻罷

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貢、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

愛以朔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臣 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脾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為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益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孝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

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萃於
闕武顧關爲唐於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
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然
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
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
與之厚利以浸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
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
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
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
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

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特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

不窺。可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苟媮

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臣按。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

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

矣。然卒無益也。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

後效果何如也。

魏毋丘儉爲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

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

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

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

教羗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胡寅曰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欵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執

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
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
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爲
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
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
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
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
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爲彼善於此也
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
公義何

臣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者。當以此言爲權度。

修攘制御之策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

臣按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暇爲中國患。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圉靖矣。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

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

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

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府糧積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擾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

貞觀二十五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
七州各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及會
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
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
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
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
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
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
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

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宜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陸贄說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頃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

旣無軍法下廊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爲言蓋眞有見也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其一謂選有材識近臣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

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

臣按我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臣請兵部於尚書外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每歲遣一員行邊錫以　璽書俾起自遼東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其四川湖北兩廣雲貴則三年一巡行

其三曰再議屯兵者自來非邊分爲三路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

臣按此策亦切於今日之用臣請每歲所遣行

邊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祗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

臣按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即令總兵以下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曰某人有智略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膽氣。某人善騎射。因而試之用爲選試中即於本色糧賞外加以

廩食量爲任使。

其四曰急於教戰者於四路抽取曾經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義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臣按請於將常教閱之外專以教射爲事乞

勅緣邊將領通行各處抽選能射軍士分軍教習名爲教師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邊大臣至日計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爲教師陞賞及凡軍中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辨取真分輕重及有過失者皆

以射決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輕之

其五曰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

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則是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議守邊策猶以修京城爲言當時若余靖輩皆力攻之以爲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議者矧今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邑已之變虜騎直犯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而重城之外

百萬人家亦嘗為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
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為外城包閩城外民居
萬一有敵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於驚潰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僞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
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
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
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
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其酋斡離不至京城西北屯
于牟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

桀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熟覽徑趨其所業師導之也

臣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爲飼秣之具金人犯京姦人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計況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巳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其倉中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爲一城

以圖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儲聚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勅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芻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内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守邊固圉之略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周王命南仲大將往城于方朔方出車彭彭旂交龍為旂旐央央鮮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威名光顯南仲玁狁于襄襄除也言除之

注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為邊地漢人城之以

邊疆之內侵失勢廢其城而棄其地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境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安習其野三務春夏秋三時之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邊境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吳之逼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不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

以此。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苛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又豈

得秦也秦亦復若魏若趙若韓若燕亦皆築焉詎
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
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
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氈毳之勢不得以為吾
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卒蒙
恬絕地脉之禍而忘其已成之功豈不可惜哉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
以逐戎人以謫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
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若

關焉自關北出黄中關亘有墩跨山結句謂之高
關城自古迄今常置重兵以防塞道

臣按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
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
故歷代設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絶華
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内之姦細不得
出也按史高闕在古朔方臨戎縣非連山中斷
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黄
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
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

隘之設皆爲守邊推分月邊鳳則恩及廝旅

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

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兩山

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

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

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

此山川之王氣哉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

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搤

其亢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搤

亢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亢則呼吸飲食所

必經必生之繫也況今六軍億兆聚于

京師北倚居庸即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徃徃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漢書賈誼傳曰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冑而睡

臣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

藺石漸渠荅鐵蒺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謂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

外藩

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
其表。但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
尉卬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爲將軍車千
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
侯魏遫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

郡上親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臣按漢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臣按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於甘泉蓋傳報耳非燒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

地以備雲中。非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塞捌谷之地。以備上郡。蓋古人守邊。既於[illegible]塞之地建墩塞。築亭障。屯戍卒。命將專守其地。遇虜來寇。既自禦之。又通報於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爲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虜聞之知吾有備。縱得入塞。不敢馳突。其塞垣守禦一責之邊將。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大抵內地之兵與戍邊之卒異。內兵不輕戰陣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爲聲援耳。不若在邊[illegible]任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爲內而又亦各道

爲其家。卒下。丁補。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背捐軀其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內軍以臨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邊兵以當先遇有功矣又攘而有之此戍邊將士所以解體也。臣請遇有邊警並如漢文遣將屯軍故事。而責其功於邊將彼此相應以爲聲援虜知吾內外有備。則自然退縮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

顏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即此障也。

昭帝時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

時世世不絕今罷乘塞乘登之而守也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與夫姦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謂出上樹木枯僵墮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臣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鼂錯傳所謂藺石渠荅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礧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爲宜以高爲貴以簡爲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

類則恐失之太多

守邊固圉之略下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臣按漢立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后秦姚興以赫連

勃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
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
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為統萬命其
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起都邑開建京邑背
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此地在廣
邑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唐以朔方地
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
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
五代李仁福彝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
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奉

内附亡命，嘯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為患，若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宮地給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繼遷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塞内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即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

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然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即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即今寧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爲方鎮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拔氏宋人以内地爲邊境今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者我

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逼於西北。邊城立爲藩屏。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闕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

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爲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爲據地之事是以亟來亟往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往者彼固嘗深入矣議者慮其爲吾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扞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

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出粟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勢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爲後日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爲城守則饋餉爲難將至於漢人之勞費甚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漢人於境外輪臺之地尚爲之屯營況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臣請下令朝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遣通古今識

事體大臣躬蒞其地詳察可否以聞儻以爲可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於河之北據要害以爲之扼塞或沿河之壖設營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臣按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

則與家業竝至奔則與畜牧俱迯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鬭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

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太行西來遶邁而北壓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是爲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爲

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設險以守臣又聞先儒云代無恃設險以守國也有大

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議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順其地勢築爲城墻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壖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卧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

年爲期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舡工大發卒治戰艦

臣按唐于筠所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虜之入彥博亦言魏爲長塹則是迤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

西擊突厥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
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
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
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
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
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
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
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
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
萬

臣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總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

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亦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脇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萬。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五代晉高祖割幽（今順天地）薊（今薊州）瀛（今河間地）莫（今任丘縣）涿（今涿州）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新（今保安州）嬀（今懷來州）儒（今永寧縣）武（在今朔州西北）

雲今大同地應今應州寰今馬邑縣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爲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乎謂鴈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塞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然盧龍之險在營今昌黎縣地平今永平地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

哉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以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藉寇兵而齎盜糧自此中國胥為夷矣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撤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

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為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為中國有。
太宗又於此建都。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乎醫無閭之境、以為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

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

以此之故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

不出於此。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

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

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

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臣有一見請將洪

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

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

害、相為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

去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為墩臺就其
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墻就於其閒擇一要地
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兀良哈入貢之道一
以衛 都城一以護 陵寢俾吾力有餘而其機
可乘乃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
同列為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
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際
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
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

不匱可謂得戰守之宜矣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幾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計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

批援兵勢貴乎相接苟相去懸絕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國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

而邊臣但言兵寡每遇賊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效此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雖驅百萬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歐陽修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三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亦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賊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此之

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

臣按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人之力而制勝

也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乞　勅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